



赵洪恩◎主编

Wei Da De Ren Ge
Ju Li Fu Ren Zhuan



伟大的人格

——居里夫人传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青少年励志文库

伟大的人格

——居里夫人传

周春彦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人格/赵洪恩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 11 (2010 年 1 月重印)

(青少年励志文库)

ISBN 978—7—5469—0300—2

I. ①伟… II. ①赵… III. ①居里夫人, M. (1867~1934) —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IV. ①K835.656.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533 号

书 名: 伟大的人格——居里夫人传

主 编: 赵洪恩

责任编辑: 灵 子 温 倩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编: 830000 电话: 0991—4690475)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300—2

定 价: 29.80 元

青少年励志文库编译委员会

主 任：赵洪恩

副主任：张 巧 王 鸿 王 磊 谷心光 陈阳生（香港）

委 员：王学青 张作华 朱 昆 杨永照

张彩霞 周 峰 张志强 周春彦

袁乐乐 李红卫 李明起 魏 伟

钟金辉 孔令峰 袁小春 何红波

董国银 李文涛 谷方方 刘严锋

前 言

居里夫人(1867—1934)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放射化学家。她和丈夫比埃尔·居里是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他们的发现不但产生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方法,在医学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产生了一种推翻当时物理学上几种基本学说的新学科,为现代原子物理学奠定了基础。居里夫人一生中担任25个国家的104个荣誉职位,接受过7个国家的24次奖金或奖章,是世界上第一位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更令人钦佩和敬仰的是她那伟大无私又谦虚质朴的高尚品格;她在科学探索中表现出的坚毅刻苦、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

居里夫人(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出生于沦亡的波兰,民族的压迫、社会的冷遇、生活的贫困,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和发奋精神。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为了帮姐姐圆求学梦,玛丽远离家乡做了一名家庭教师;进入索尔本大学后,她节衣缩食,刻苦钻研,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并取得进研究室工作的机会。1894年,她结识了居里先生,为科学献身的理想,把他们永远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两个女儿——伊雷娜和艾芙分别于1897年和1904年出生。

1895年,玛丽准备考博士学位,选定柏克勒尔发现的铀射线为论文题目,在研究中注意到其他几种元素也有射线,肯定了放射性是原子的性质;接着测出沥青铀矿的放射力比纯铀的放射力强,断定矿物里含有未经发现的放射性元素。她和比埃尔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898年先后发现了两种新元素:钋和镭。为了证实镭的存在,他们经过整整四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第一次提炼出了微量的纯氯化镭,并测定了镭的原子量。后又第一次获得了金属镭,为了使镭尽快服务于人民,立即公布了镭的提取方法。拒绝申请专利,尽管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清贫。1903年居里夫妇与柏克勒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磨难接踵而至。1906年,47岁的比埃尔不幸在一场车祸中逝世了。居里夫人尽管内心悲痛,却以坚强的意志生活着,接任了丈夫在大学中的职位,

但是5年后的绯闻使她任期未满就辞职了。1911年，玛丽和另一位科学家保罗·郎之万的恋情被公诸于众，结果她身陷丑闻和谣言的旋涡之中。和丈夫一样，玛丽为入选科学院所做的努力也遭到了令人难堪的失败。然而，公正的人们敬仰她，就在同年12月，她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不久，法国医学科学院选她为院士。

在居里夫人已经实现的诸多梦想中，有一个就是建立一所专门从事镭研究的研究中心。镭学研究院建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她的指导下，居里实验室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长女伊雷娜在她的影响下也走上了科学研究道路，并于1935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居里夫人把X射线设备装到汽车上，奔赴前线，使100多万伤员得到了检查和治疗的机会，她毫不松懈地驱使自己工作，直到病倒了才回家休息。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研究，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有害物质给居里夫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明显的不良影响，终因恶性贫血病而不治去世。

这本传记详细记述了居里夫人的一生，也介绍了比埃尔·居里的事迹。着重描写了居里夫人的工作精神和处世态度。她完成了在学术上的一切夙愿，即使临死还念念不忘一生热爱的工作。她醉心于对放射学的研究，最后把生命都献给了它。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在评价居里夫人的一生时，爱因斯坦满怀崇敬地说：

“……我对她人格的伟大越来越感到敬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纯洁、她的严于律己、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并极顽强地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所以能够取得，不仅仅靠大胆的直觉，而且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这样的困难，在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信仰和人生观是：“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

居里夫人这一伟大的女性，她的科学成就以及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将永远被人们怀念、牢记和流传。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期	(1)
第一节 玛妮雅	(1)
第二节 天才少女	(11)
第三节 流动大学	(20)
第四节 家庭教师生涯	(24)
第五节 异国求学	(37)
第二章 镭的发现	(47)
第一节 比埃尔·居里	(47)
第二节 青年夫妇	(58)
第三节 棚屋实验室	(64)
第四节 伟大的发现	(73)
第五节 艰苦生活	(82)
第六节 诺贝尔奖	(92)
第三章 成功和磨难	(120)
第一节 超越悲哀	(120)
第二节 孤独面对	(128)
第三节 丑闻风暴	(142)
第四节 战地圣女	(160)
第五节 美国之行	(172)
第六节 使命告终	(187)

附 录	(204)
一九〇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奖辞和获奖演说	(204)
一九一一年诺贝尔化学奖授奖辞和获奖演说	(212)
居里夫人所得奖金	(222)
居里夫人所得奖章	(223)
居里夫人所得名誉头衔	(224)
居里夫人生平大事年表	(227)

第一章 少年时期

第一节 玛妮雅

1867年11月7日，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弗瑞达路的一所房子里，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呱呱落地。她用那双深陷而清秀的灰色眼睛注视一下这个陌生的世界后，很满意地睡熟了。

孩子的父母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漂亮的女孩日后在承受了巨大的磨难后，走向了辉煌的人生。她就是后来两次荣获诺贝尔奖、镭的发现者玛丽·居里。

玛丽的父亲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中学物理教师，会八国语言，懂得文学和诗歌。她的母亲布洛尼斯诺娃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女性，是华沙寄宿女子中学的校长。小玛丽降生时，已有了一个名叫约瑟夫的哥哥和三个姐姐，大姐素希雅、二姐布罗妮雅和三姐海拉。美丽的小玛丽有一对甜甜的酒窝，一头卷曲的金发，可爱极了，哥哥和姐姐们常常围着她嬉戏。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更是特别喜欢这个有着宽阔前额的小女儿，他们认为这是聪明的象征，于是亲切地昵称她为“玛妮雅”。

玛妮雅出生的时候，正是波兰历史上的艰难年代。弱小的波兰一直是那些贪婪的强邻君主眼中的美味。1795年波兰作为国家而消亡，德意志、俄罗斯、奥地利瓜分了这块不幸的土地，华沙归俄国统治。此后，独立运动不断发生，但每一次都遭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残酷镇压。

斯可罗多夫斯基恰在此时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男子中学的教师兼副督学，并带着全家人搬进了因新职务而得以居住的宽敞住房。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教育孩子们，要把知识看得高于一切。因为钱、土地可以被侵略者夺走，民族自尊心可以被蹂躏，亲人可以被警察抓走甚至处死，但知识却是压迫者永远都夺不走的東西。他常跟孩子们说：“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

幼小的玛妮雅不懂得复杂的社会情况，但常常见到大人们在家里或街头巷尾悄悄地耳语着：“西伯利亚……流放……警察……”，那窃窃私语的恐怖气氛，使小小的玛妮雅感到异常紧张。

玛妮雅一家住在父亲任职的学校里，星期天便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他们的叔叔在圣诞之夜送给他们一套建筑玩具，于是，9岁的男孩约瑟夫就带着布罗妮雅、海拉和玛妮雅造城堡、桥梁和教堂。但很快，这些木条木块就有了新用途，短橡木条成了大炮，小木块成了子弹，而这些小家伙一个个都成了陆军元帅，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摆开了战场。

海拉是约瑟夫的同盟，玛妮雅则做了布罗妮雅的小副官。她用带花边的围裙兜着“军火”，从这一队跑到那一队，忙得不可开交，她淌满了汗水的小脸红得像火，因为大声地喊、不停地笑，嘴唇都焦了……

“玛妮雅！”听到这一声喊，正跑着的玛妮雅站住了。她放松紧握在胸前的围裙，木块撒了一地。

素希雅走了进来。她虽还不到12岁，但在弟弟妹妹面前，她已经像个大人了。她灰色的长发披在肩上，有一张热情洋溢的美丽面庞，一双清秀的灰色大眼睛，显得富于梦想。

“玛妮雅，妈妈说你玩得太久，现在该停了。”

“可是，布罗妮雅需要我，我是给她拿木块的。”

“妈妈叫你去。”

玛妮雅迟疑片刻，就拉住姐姐的手，不情愿地走了出去。隔壁，妈妈正在用一连串亲昵的名字叫她：

“玛妮雅……玛妞希雅……我的安秀佩希欧……”

波兰人极喜欢用爱称。作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家最小的女儿，玛妮雅的爱称比别的孩子更多。

“我的安秀佩希欧，你的头发多乱，你的脸多红啊！”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用她极其苍白纤巧的手，把玛妮雅围裙上松开了的带子重新系好，并拢好她短短的卷发，这个小女孩感觉轻松多了。慢慢地，

她蜷缩在母亲脚旁的矮凳上。

“啊，我的安秀佩希欧，你睡着了么？”

“没有睡，妈妈，我很好。”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又用她那轻柔的手指抚摸着小女儿饱满的前额。在小玛妮雅看来，世上再没有人像她母亲那样美丽娴雅、那样善良聪明了。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就没有拥吻过她，轻柔的抚摸就是最亲切的表示了。她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像现在这样蜷缩在母亲身边，在母亲亲切的目光中，感受深厚的慈爱和保护。

她不了解母亲这些习惯的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孩子们隔离。生玛妮雅的时候，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虽经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不断发展。为了照管5个儿女，她不无遗憾地辞去了女子中学的校长职务。她衣着整洁，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她给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儿女。孩子们不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母亲屋里传来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父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他们最近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话：“保佑我母亲身体健康！”

玛妮雅假在母亲身边休息了一会儿，感到体力恢复了。她试探着说：“妈妈，我可以在这里么？我……可以读书么？”

“玛妮雅，你看今天的天气真好，你到花园里去玩，好吗？”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由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的气概完全消失，她仍然不过是一个四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太容易了！……”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

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屋里散乱地放着的大字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你还是去玩木块罢……你的洋娃娃在哪里？……唱个歌给我听……”或是像今天这样：“我看你最好到花园去……”

玛妮雅向她方才进来的那扇门看了一眼。木块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和板壁隔不住的叫喊声音，使她明白她不大可能在那里找到陪她散步的伴侣；到厨房去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因为不断的闲谈声和很响的弄炉子的声音，告诉她仆人们正在做晚饭。

“我去找素希雅。”

“你愿意找她，就去罢。”

“素希雅！……素希雅！……”

姐妹俩手拉着手，走过她们每天总在那里玩“捉迷藏”和“摸瞎”的那个窄院子；过了校舍楼，她们走到一个虫蛀了的木头门前，进去就是一个平坦的大花园，里面长着稀疏小草的草地和围在墙里的树木，微微散发出泥土的香味和乡村的气息。

“素希雅，我们很快就要到兹窝拉去了吗？”

“还早呢……七月以前去不了。你还记得兹窝拉？”

玛妮雅天赋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去年夏天和姐姐们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一块只有她们知道的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他们也常把她——臂太弱、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细枝间铺的白菜叶上晾着醋栗、嫩的生胡萝卜和樱桃等等食物……

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这几个城里生长的孩子，总是能过上很有趣的假期。他们的家族很大，

只有他们这一支住在城里，各地方都有一些斯可罗多夫斯基或柏古斯基家的人在耕种一小块波兰土地，虽然他们的住处并不讲究，但是总有空闲屋子，在天气宜人的季节，可以请这位中学教师一家居住；因此这一家的景况虽不富裕，玛妮雅却从未住过华沙居民夏天在“疗养地”经常居住的那些平常寓所。到了夏天，这两个知识分子的女儿就成为——以她这一族最深的天性来说，不如说又成为——一个粗野的小农民。

“我们赛跑罢……我敢说 I 准比你先到花园尽头！”素希雅高兴地喊着，正正经经地扮演“母亲”这个角色。

“我不愿意跑，我要你讲故事给我听……”

没有人——连这个教师和他的夫人也算在内——讲故事能比得上素希雅。她的想像力能给每一个轶事或神话加上非凡的渲染，像是音乐名手奏出来的绝妙的变奏。她也常编一些短小的喜剧，满怀激情地表演给她的惊奇无限的弟弟妹妹听。素希雅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才能征服了玛妮雅，她听着那些虚幻的冒险故事，时而大笑，时而颤抖，其中纷繁的头绪，是五岁的孩子不容易理解的。

不久这两个女孩就走回家去；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右翼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之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了父亲的书房。

这间工作室，是这套住房中最好的屋子，在玛妮雅看来至少是最有趣的屋子。那张桃花心木的法国式大写字台，那些覆着结实的红丝绒的复辟时期式样的扶手椅，使她肃然起敬；这些家具都是多么清洁光亮呀！等玛妮雅长大到能上学的时候，她可以在那有无数抽屉的大写字台的一头有一个位子，这是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的写字台，孩子们到下午都聚在周围做功课。

屋子尽头的墙上，有一张庄严的主教画像，镶在笨重的金色相框里，这一家——只有这一家——认为是提香的作品，玛妮雅并不特别注意它。她赞赏的是台上那个翠绿孔雀石座钟，它中间鼓起而且闪闪发亮；是前一年一个表兄由巴勒莫带来的小圆桌，桌面像个棋盘，每一方是一种不同样的带纹大

理石……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瓷杯——人们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璃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

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并且，因为她正很高兴，就反复地唱着这个名字。

※ ※ ※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一身兼中学教员和副督学两个职位，然而他的收入却不多，为了供五个孩子上学，家计仍是很困难。

因此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便学会了鞋匠的工作，亲自缝制孩子们的鞋子。那种弯着腰用粗针缝制的工作，对她衰弱的身体实在很不好。

“玛妮雅，你看这鞋子多漂亮。这是送给玛妮雅的呀！”

玛妮雅一生都忘不了爬在父亲膝上，看着母亲工作的情形。

在母亲有力气替孩子们做鞋子的时光还算幸福的。

母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医生劝告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离开都市，到空气清新的乡下休养。经过慎重地考虑，她便带了长女素希雅到尼斯去休养。

出发那天早上，母亲曾抱着玛妮雅说：“妈妈要休养得很强壮才回来。玛妮雅可要乖，听卢希雅姑母和爸爸的话，等着妈妈回家啊。”

玛妮雅点了点头，她还以为妈妈马上会回来呢。

想不到过了一年的时间，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才回来。而且比从前那美

丽的面庞衰老得多了，孩子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他们的母亲。

从此，斯可罗多夫斯基家便接连地发生不幸的事情。

1873年——玛妮雅5岁的秋季。

在乡间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回到诺佛立普基路的官舍，出乎意外的，父亲桌上放着一封公文。

父亲顺手拆开一看，脸色马上变了。

那是政府送来的公文，内容载明：减少斯可罗多夫斯基的薪水，撤免副督学之职，并令他们搬出官舍。

斯可罗多夫斯基十分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那是因为在父亲供职的学校里，一个学生因为说错了俄语语法受到校长处罚，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为他的学生辩解说，小孩子家一时疏忽，也不是故意的，再说像这种错误，校长自己也常常犯的。校长发怒了，很快便利用职权做出这一决定。

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只好搬到一座租金比较便宜的风子里去住。母亲的病情不断加重，开始大量吐血。父亲决定，赶快把她送往尼斯疗养院，那里空气新鲜，她需要到那里去调养。素希雅陪妈妈去疗养院的那天早晨，姐姐们唉声叹气，十分担心。而玛妮雅没有任性，她一声不吭地留在家里看家。临别时，她跑上前去要和妈妈亲吻，妈妈用手挡开，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为了贴补开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开始在家里接收寄宿学生。开始是3个，后来增加到6个、10个。他供给他们食宿并进行个别辅导。家里来了这么多人，妈妈不在的寂寞感消失了，但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父亲也没有时间照管自己的孩子了。从前，全家常常聚在一起听他朗读被禁的波兰文学，大家亲密地交谈，现在这样愉快的晚上不多了。

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素来谨慎。他的倒运的妻兄经营一家蒸汽磨坊，拉他去做冒险的投资，并说一个月内成本就会增长3倍多。斯可罗多夫斯基听信了他的话，把全部积蓄3万多卢布都投了进去。这笔钱，原准备一部分供孩子们上学用，一部分作为几个女孩子的嫁妆。他想，一个月内，3万卢布就可变成10万卢布，何乐而不为呢？素希雅对父亲的做法十分担心，因为她常听母亲说，过去曾几次因为钱的问题而失败，但像父亲这样搞学问的人简直不能理解。果然，磨坊很快破产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投资全赔了进去。为此他悔恨、悲叹、焦虑，时刻以家境贫困、使女儿们没有嫁妆而

自责。

母亲疗养归来后，家里又遭到了更大的不幸。那是一个大雪纷飞、十分安静的夜晚，一名寄宿生突然患了斑疹伤寒，素希雅和布罗妮雅片刻不离地护理着，但很快，素希雅和布罗妮雅也被传染上了。

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一间屋子里，母亲要尽力压住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另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

玛妮雅小小的心灵从没有比这次更害怕的了。

“上帝啊，赶快把素希雅和布罗妮雅治好吧。”她不得不天天祷告上帝。

一个礼拜三的早上，父亲来到约瑟夫、海拉和玛妮雅三人住的房间，他的脸色显得很悲伤：“你们都到素希雅的房间来——可是不能出声。”

他们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跟在父亲背后走进素希雅的病房。布罗妮雅已经被移到别的房间去了，那儿只有素希雅一个人在睡着。

那张很像妈妈的脸瘦小得很可怕，而且一点血色都没有，但是嘴角上却泛着一丝笑意。她穿着雪白的衣服，双手合抱在胸前，双眼紧闭着。

啊，素希雅死了！母亲不在时，慈母一般的爱护着最小的玛妮雅的素希雅，每晚在床旁讲故事哄着玛妮雅入睡的素希雅，那个用甜美的声音为玛妮雅唱赞美诗的素希雅。

居然，这个素希雅已经死了。玛妮雅真是百思不解。

躺在棺材里，16岁的素希雅给予玛妮雅深深的印象。

想不到刚满8岁的玛妮雅竟已尝到人间死别的痛苦。

“上帝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祷告呢？”玛妮雅在姐姐的棺材里放下了一束白色的石竹和一个小洋娃娃，痛哭起来。

隔壁的房间里，布罗妮雅支撑着还没有痊愈的病体也哭了起来。

素希雅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华沙上空罩着铅一般的沉重的云。冷风吹来，有刺骨的寒意。

玛妮雅裹在黑色的披风里，父亲牵着她的手走在素希雅的灵柩车后面。

能和素希雅一起走也就只有这一次了。

那时母亲已经病得很厉害，所以也不能来参加长女的葬礼！

玛妮雅抬头回顾家里，看见母亲穿着黑色衣服站在窗口，正用白手绢擦着泪水，目送素希雅的灵车。

过了两年，母亲的病况越来越重。

玛妮雅上学以后，虽然每学期拿第一名的奖状回来，母亲也不能因此减轻病痛。

在 1877 年冬季的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里，有两个女学生走在华沙的大街上。一个叫卡霏雅，她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面颊活泼、绯红，她那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似乎对世间的一切都闪烁着好奇的光芒。走起路来，她背着的书包在身后一步一下地跳动着。走着走着，不知她突然看见了什么使她感兴趣的东西，也许是看见了能引起她所惯有的那种乐于嘲笑的怪癖的东西，她随手戳了戳女伴的胳膊。可是她的伙伴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她的家里人都管她叫玛妮雅，今天并没有回答女友兴致勃勃的发问。在这个 10 岁的小姑娘的额头上出现了伤心的皱纹，脸上还能看出泪痕，一双聪慧、淡灰色的大眼睛流露出一种沉入冥思苦想的表情。

今天学校里又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呢?! 原来，学生们十分爱戴的女教师西科尔斯卡小姐今天宣布，他们动荡不安的祖国——波兰，现在已完全被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了。

她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向学生们宣布这个不幸的消息的，因为当局绝不允许教师去唤醒波兰儿童的民族自尊心。

沙皇的接收大员控制了所有的学校。但在似乎平静安宁的外观下却蕴藏着骚动和不安。波兰的教师们总是能千方百计设法激起青年一代对不幸的祖国的热爱和对异族统治的仇恨。

但可喜的是，玛妮雅就读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无论校长还是老师都具备强烈的爱国心，她们憎恨沙皇对波兰的奴役，担心幼小的孩子们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于是，这些可敬的爱国教师们运用各种方法，秘密地让孩子们多接触一些波兰语言 and 历史文化，这一切都使玛妮雅开心极了，她非常喜欢学习，而且一学就会。只有那个满脸凶相的俄国督学的到来，才会使小玛妮雅万分难过。

有一天，学校的历史教员安多尼娜·杜巴利斯卡女士正在用波兰语为学生们讲授波兰历史，这在当时是严令禁止的，但这些幼小的孩子们正用无比的勇气，热诚地倾听着这得来不易的一课!

突然，静静的走廊里传来两声长、两声短的信号，这是师生们熟知的信号，预示着那个丑陋的俄国督学的到来。教室里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一双双敏捷的小手迅速地把课桌上的波兰课本和笔放到了五个动作敏捷的学生的